四庫全書

史部

史部七

明儒言行録

傳記類三 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明儒言行録十卷續録二卷

國朝沈佳撰佳字昭嗣號復齋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安化縣知縣是編仿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録之例編次有明一代儒者各徵引諸書述其行事亦間摘其語録附之所列始

于葉儀迄于金鉉凡七十五人附見者七十四人續録所列始于宋濂迄于黄淳耀凡五十九人附見者九人但之學出于湯斌然斌參酌于朱陸之間但則一宗朱子故是編大旨以薛瑄為明儒之宗於陳獻章則頗致不滿雖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則删汰甚多王畿王艮咸不預焉其持論頗為謹嚴初黄宗羲作明儒學案採摭最詳顧其學出

于姚江雖于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擊而于
王門末流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頗為回
護門户之見未免尚存佳撰此録益陰以補
救其偏鄞縣萬斯大宗羲之弟子也平生篤
信師説而為佳作是録序亦但微以過嚴為
説而不能攻擊其失蓋亦心許之也學者以
兩家之書互相參證庶乎有明一代之學派
可以得其平允矣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

而非素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儒言行錄原序

暇時嘗與開先赤師昭嗣燕集偶論史事見開先言諸史甚悉余言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設復如宋人制科出題兼十七史不亦難乎記誦繁多足為心累亦目力鮮及吾人史學大抵通鑑綱目與文獻通考兩書足矣既又念古人嘉言懿行在于諸史者甚富不可不知唯宋朱子有名臣言行錄一代偉人載之為詳若得友人有心者取歷代言行各編成書則其餘逆亂之紀

諧笑之資皆可廢矣是時諸友頗以為然余歸家思言行一録在漢為易在明為難明時雖有為之者其去取登削無甚發明又向無全史諸書難備余家寡書為之少力唯漢人言行悉在班馬范陳四史就而輯之為功差易余為之糠粃庶有是其說者從而繼之予因是輯之歷年苦于繕寫竟未迄有成一日見昭嗣袖中出書則明儒言行録也余不勝驚喜以為余雖言之而行之未力昭嗣黙然不言而書已告成凡事類如此及覯其

書有正集有續集去取之間至慎也大約以敬軒為宗而諸儒繼之有所不足仍載先儒之言以為斷甚不得已始出己說以徵示其旨至陽明之學則行之已久其中從是興起力行可畏者不乏其人仍兩為存之錄緒山念菴而不錄龍溪心齋皆有深意可謂簡嚴矣然余猶懼其少以為不若稍增載之使後無可加則尤為備矣貽嗣以為然更博採諸書以悉論之嗚呼此書既成而復有經濟節烈名臣繼之則一代之言行豈有遺憾

乎抑昭嗣之為此書非徒如余意存史而已殆如伊洛淵源蓋以為力行理學之先劵也余于此又有感焉有明承宋理學既明之後一代能文之士不少如王唐瞿薛理學非不善言也而是録之所載曽不之登則儒者之所貴不亦大可見乎昭嗣之發余多矣應撝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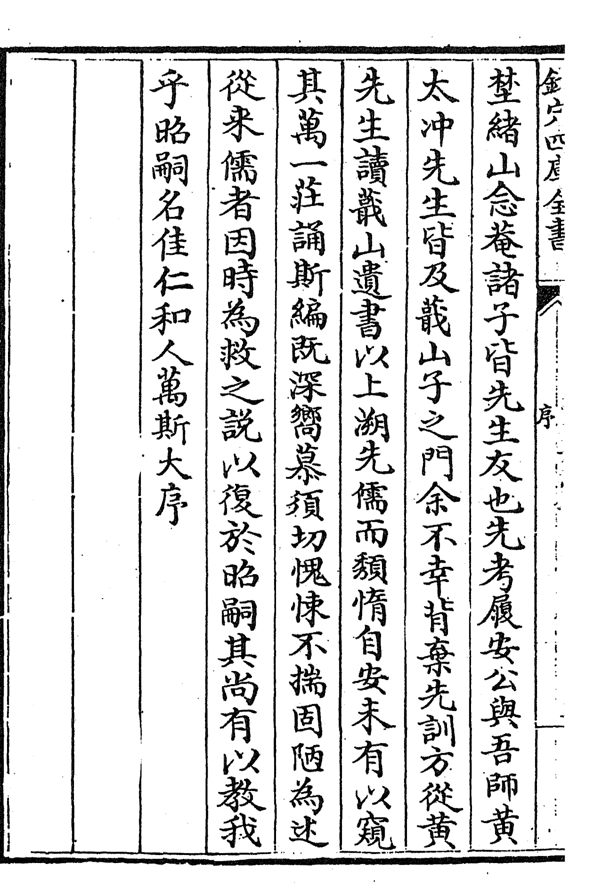
蓋聞通天地人之謂儒則儒也者雖為學者之通稱而實聖賢之極則苐以學者之所學在是故凡為學者亦得以儒命之余嘗上下古今而嘆儒者之於世蓋因時而為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儒而君者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者也其時道統尊於上德化翔洽民風汤穆害道者無或一出其間故虞夏商周之書所記者皆其政治而歷聖之道法以存不必多為之說也世降而衰以至春秋王迹熄霸術興功利中乎人心道統之

傳不在君相而在學士學士遂專以儒稱而其時之儒亦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孔子聖人不得位為師以授及門恐弟子之或入於小人也故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若逆知後世有邪說者出以亂吾儒也故為之戒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欲嚴其訓而立其防以維斯道於不墜故論語一書較諸書而已詳然猶未深為之辯也以至戰國百家橫流楊墨滋甚孟子生其間獨學孔子辭而闢之堯以來相傳之道由是大著

故孟子七篇較論語而加辯嗚呼詳與辯聖賢因時爲救之心聖賢之不得已也後之儒者有心斯世其立言也能如聖賢之不得已焉則詳可也辯亦可也漢氏以來佛老熾興歴魏晉五代學士大夫迷惑溺沒莫知底止唐之時韓子辯之下及於宋其始也周程張諸子辯之其繼也朱陸二子辯之凡皆發明聖道排黜佛老庶幾聖賢不得已之心自是而后朱陸分門互爭同異黨死護朽相爲詆訾鄉者辯佛老茲且辯朱陸夫朱陸之

末流固不當無辯要必平心觀理勿執偏私深得乎吾之所以是精晰乎彼之所以非後以吾說衷之則詞不繁而理自勝不然而徒勦口耳嘵嘵然負氣爭勝辯說雖紛究於聖道何補朱陸復生將咎其言之已甚矣嗚呼若是其辯也不如其無辯也有明一代儒者後先踵起或尚躬行或崇解悟皆因時為救故其發明聖道排黜佛老其功直與宋儒等然以所見異同其末流之相譏如朱陸之紛紛者迄今而益甚嗚呼羣言淆亂折衷

諸聖惟善學者精思慎擇使先儒不得已之苦心得之
萬死一生之餘者昭然于載籍之間天下有志之士得
就其質之所近從其所可從學其所當學一軌於正而
勿納於邪亦庶幾發明聖道排黜佛老之一助也吾友
沈昭嗣素志理學飭躬修行於宋儒業窺其奧慮明儒
之說紛莫可紀乃彙群書纂為明儒言行錄有正有續
出入謹嚴採擇詳慎今年過從之暇出以相示且命序
之因念我高王父康園公宗陽明之學錄中若東郭南



埜緒山念菴諸子皆先生友也先考履安公與吾師黃太冲先生皆及蕺山子之門余不幸背棄先訓方從黃先生讀蕺山遺書以上溯先儒而頹惰自安未有以窺其萬一茲誦斯編既深嚮慕須切愧悚不揣固陋為述從來儒者因時為救之說以復於昭嗣其尚有以教我乎昭嗣名佳仁和人萬斯大序

明儒言行錄子弟進士昭嗣之所輯也肇自洪武迄於崇禎釐為十卷又續編二卷登是編者一百七十餘家諸家先紀號謚爵里以著其世而裒撮言行之要者以明其學自遺文羣籍以至史錄誌乘各編罔勿搜攷其去取必慎至異同得失之介每出己意論定之罔勿折衷嚴正指歸畫然海內學者先後纂輯不一要無及此書者以屬予序之予乃喟然太息以起也叙曰儒者之道未有盛於有明者也亦自古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

也魯鄒肇統當道崩墜百家爭凌厥統不尊不專沿
及漢唐誦法者猶號曰孔墨曰孟荀儒林之傳即經明
行修未識原本下逮有宋厥統始尊始專時宋興已百
年方師弟源流相承未幾而戕者蝟起汴祚移而中原
文獻僅一綫嗣江左然且猖狂競吠至曰狂怪曰浮誕
㯳網與偏安相終始尋魏國臨川稍延舊物於存亡間
由是觀之儒之于曩載其植之也短其撥之也長獨有
明三百年間自始迄終儒之統煌煌緜緜未有晦而息

之之日也故曰未有盛於有明者也然往代蠹蝕之興廟堂猶知別白即若編管奉祠疎斥之斯替矣猶不至辱也明則洪建而下刀鋸三木禍偏中於儒賢其極也見僇滅於墻壁而宫庭不知當此而言不辱得乎然而彖之愈危砥之愈堅故曰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也惟其獨盛於前也譬諸繁星麗天其大者如五緯之耀芒而餘若嘒然以明者勿敢後也惟其艱且惕于前也譬諸危峰障瀾其峻者如三門之砥柱而餘若岌岌以當

其衞者勿敢避也夫其勿敢後與勿敢避儒者任道之
心則然乃其卓卓樹立於天下所以邁流俗救俗學天
下共尊信之安在哉曰言行二者而已顯則言數于朝
行孚於國晦則以言淑諸其徒以行善諸其身是豈有
毫髮之可偽而飾者哉雖然言行之辯蓋綦嚴矣明初
百年之間天下所尊信為儒者之言未有二於宋五先
生者也自白沙出而其言一變當其時而不變者胡敬
齋章楓山羅一峯也姚江增城出而其言再變當其時

而不變者羅整菴呂涇野蔡虛齋也萬厯中鄧定宇李見羅鄒南臯主乎調停學脉而其言又若一變繼之以涇陽少墟儕鶴景逸主乎澄清世道而其言又若再變有變而異者有變而離異為同者夫言之異則可憂也為夫一二言之異而足以亂吾儒也而考其行之大端則未始不同是故一代諸儒或為中行或為狂狷而必無鄉愿之賊如禹光之經行楊子之明哲得以陰竄其中或以異而疑同或以同而救異而未有同室之戈如

伊洛之孽在門墻紫陽之孽在講習起而陽叛其下嗚

呼此明儒之所為懔懔焉守之艱以惕而其道之長獨

盛于前古有以也豈偶然哉雖然學者考論前儒言行

非以侈見聞資口耳盖將式型先覺使言無口過行無

怨惡樹坊表於世斯善耳昭嗣天資和粹早歲勤學好

道於儒者之傳辨之明守之正力行孝友與人應事必

恭必誠鄉邦莫不敬愛之第進士歸閉門授徒足不及

官府於先儒言行奚愧乎行出筮仕將以致君澤民表

見風采為當世所依賴吾道所光大其楷模效法並一
編足以盡之更何他求乎予也夙志於學倀倀寡所得
今老且衰即不敢頃刻忘學問顧省身克己言行滋疚
多矣對先儒遺範不覺愧汗時流離而下敢為昭嗣朂
諸沈珩序

明儒言行録卷十一

安化縣知縣沈佳撰

葉儀

字景翰浙江金華人洪武初辟名

元末受學於白雲許謙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遂朝夕惕厲研究與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

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説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見而妄有是非也

太祖下金華名儀為五經師以老疾辭隠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樵槀等集吳沈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兩浙理學名賢録

范祖幹純孝先生

字景先浙江金華人洪武初辟名

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為斯文重輕太祖下婺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辟為諮議以親老辭名賢錄

公初見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世法吾

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典故紀聞

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性孝至篤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群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於家史縣

隹按考亭之學傳之勉齋再傳而得北山何氏益正學獨盛於婺云魯齋仁山白雲數子纘述脩明之功

楙馬業范二先生皆出白雲之門傳經守道卓然為一代醇儒淵源有自來矣

趙汸東山先生

字子常南直休寧人洪武初徵士

始就外傅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楚望先生澤禀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

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葢始於此初澤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勿答其所告語亦皆引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惟先生為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為多（黄楚望傳）

先生始拜澤於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曰在致思

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說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

年之内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
十二年之外先生益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
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某夏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人
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澤髙年平生
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
秋之要居二歳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
夏某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問易象春秋書法如
何先生以所聞對夏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

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集與黄澤有世契一見遂問澤起居先生問日為言澤著書大意與夏某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

袁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録
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
論得失所在時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
不變先生亦以所得較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與人
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
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註得失之由而後筆削
義例觸類貫通縱横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
由作也 唐荆川左編

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益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旨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澤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書成而澤亡矣先生避地古朗山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序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知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葢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黄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

由有相似者葢如此並左編

洪武二年詔脩元史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先生以薦

聘預史局書成賜金綺

先生隱居教授築東山精舍以奉母輔元帥汪同起兵

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丙申内附結茅星溪古

閬山屢徵辟繼以議禮名皆辭洪武二年再名脩元史

不願仕還未幾卒年五十有二先生於春秋發明師說

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爲本朝儒林第一國朝詩選

先生上虞公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
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
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先之者求
放心之謂也虞大稱之
元末四方擾攘起兵輔汪同保鄉里嘗論爲國家者不
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
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
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安治撥亂之術行軍克敵

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最得其時用兵之弊史概

新安自朱子後儒者稱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辨析文義纂輯群言為學公獨超然得其大者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事俱不能無弊乃作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

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茍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其學以精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勉向上工夫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即以名集

開國
臣傳

嘗作陸文安像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汪克寬環谷先生

字德一又字仲裕祁門人洪武初以聘起

世傳理學父應新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公生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於理學浸悟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極諸書元延祐戊午郡守

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吳可堂先生仲迂於州學以文印正吳先生曰讀書明理蘄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曰思復銘於壁以自勵次年可堂講道武林勉使充貢荅以斯之未信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先生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心法矣是秋舉浙江鄉試次年對策見黜南歸益刻厲爲學遂厭科舉之學取春秋博考諸說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爲主而研究象說

薈萃成書名曰春秋經傳附録纂疏學士虞公集序行之易有程朱傳音義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淵深故為文渾雄典雅而奬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先生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汪公巢深謝事家居尤重之四方從學者甚衆史概

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

於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學者稱環谷先生至元戊寅父歿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起避兵深山所居焚掠殆盡處之晏如事平返故廬

開國臣傳

洪武二年聘至京師同宋潛溪諸公刪脩元史九月事畢特旨俱留祿仕老疾力辭乃命禮部宴賜白金三十兩采緞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壬子年卒年六十九

公經學原本宋儒程敏政贊曰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

也歴朝
詩選
所著有春秋胡傳附録纂疏易傳音義考詩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逸綱目凡例考異等書行於世

陳遇静誠先生

字中行金陵人洪武初徵士累授禮部尚書辭不就

公天資沉粹篤學博覧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教授元末棄官歸安澹守約扁所居之室曰

静誠人稱靜誠先生名臣言行録
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神聖救此創殘高皇帝定金陵
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宜顧問左右即以
書聘起既見與語大悦每稱先生運策帷中日見親信
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
帯授供奉司丞不受
戊申上即皇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
務問保國安民大計公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三

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廣察民隱還奏稱旨賜金幣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名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甚奇名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戊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歎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
孝弟仁慈事公温良謹恪時功臣家譴者多力為救解
上喜公誠篤每聽公言多所全釋上嘗諭曰先生老矣
有子可帯刀衛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上悅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諸公侯大臣無與
比者甲子秋病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
東園秘器賜葬鍾山
佳曰讀先生保國安民一對真孔孟之學也觀其進

退從容而不降其志非有道之士能然乎

公姿禀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

陳謨海桑先生

字一德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徵士

洪武初徵至命坐賜茶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為國子師引疾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辨析純駁犁然歸於至當雖

不顧仕而時務一一籌諸胸中有叩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士靡然從之鄭環谷明書

事親至孝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歎曰湯盤周彝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

郜堯夫其為人克似云（開國臣傳）

桂彥良

名德稱以字行浙江慈谿人洪武初徵名授晉王
府長史

公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益以尊德性為本仕元為教
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名賢録）
公學行純固方國珍連甌越辟之謝不就洪武六年被
徵特授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對

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上曰善時上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勿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通紀

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公進奏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

它日彦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公

感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為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為務至於歷代治忽啟廸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帝心（翊運名臣録）

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公謝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授通奉大夫晉王府右傅上親製手詔以孔孟喻之既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王後諸王府罷相傅改公為長史時公病王為造安車奏令致仕公退作存養省

察圖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公舉家還
京師公條陳治道所急者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太平
治要策上嘉納之以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節集清
溪集老拙集拄笏集和陶詩傳於世本傳
公平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
命與人交坦坦夷夷時以春風和氣目之名賢錄
他日從登内城上從容問以比来好惡當否彦良對曰
惟陛下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揭其語便殿七年

有事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上譴之彥良進曰予小子履湯告於郊我將我享武歌於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上賜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頷焉因使讞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

上太平治要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

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耕墾願應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又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

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葢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

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清明在
躬氣志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必得
其壽此養之之道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
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
養之樂太和熏洽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則不然仁義
不施專事苛刻力役不休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
令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
之失為戒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
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
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
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
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選舉
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
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
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

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方正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直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葢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欽恤

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寃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且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夷狄馭之道守備為先薄伐次之開邊釁貪小
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懐之以
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
隋煬是皆可以為鑒今海内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
間有未順當脩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
懐德莫不率服矣北邊遺燼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
其隄防俟釁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

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令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拔十得五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今萬化統一正

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聞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之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善言無不至而内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名臣經濟録）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之即上前誦聲朗然左右驚愕咸私戒之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

也

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多恃寵不自修飭命公及修撰孔克表為之師各賜金三十兩曰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為宰輔卿其勉之朱平涵史槩

按明初之學宋景濂出黄晉卿之門淵源考亭一傳而為方文正孝孺宋以文學顯方以忠烈著蕺山劉氏以理學正傳歸之當自有所見余考當時學行純篤稱大儒者必以桂公為首

梁寅石門先生

字孟敬江西新喻人國初徵士

貧而力學通六經之旨元末舉於鄉辟為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公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為三局公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茆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為梁

五經（憲章類編）

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朱國禎開國臣傳

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巖邑比行謁公請教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徵笑徐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

門先生鄧元錫理學傳

所著有周易糸義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宋元節要及石門集諸書行於世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

許存仁

存仁名元以字行浙江金華人洪武初官國子監祭酒大父謙學於金履祥得朱子之傳世所稱白雲先生者也元末明太祖起兵幸金華訪求其後名存仁未至而

乗輿已還乃驛赴金陵一見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為博士丙午五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為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即擢為祭酒最見禮遇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

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及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

事皆見施行

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失詔勿治安置韶州後遇

赦還尋卒其在韶即張文獻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為南

華謫居圖傳之公恪守家教一宗紫陽非五經四書不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遭遇高廟特簡為一朝國子

祭酒稱首天下士翕然向風說者謂明初學脉之正實

原於此

吳海

字朝宗福建閩縣人

元季以學行著稱見四方兵亂遂絶意仕進深自韜匿

閭與同志講說經義更相倡酬一時名人如貢師泰王

翰林泉輩皆推畏友史概

明興部使者欲薦之有司轉相推轂力辭不就闢一室

於家園隙地酣經耽史娛適其中因採摭古人孝子順

孫節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者附以感應

禍福各為一卷以傳布閭巷令小兒稚女誦而習之名
曰命本録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
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
傳為史氏之賊支辭蔓說為文章之賊謂上之人亟宜
取其書而禁絶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
當塞名曰書禍
平居喜聞過或有告之者立改其失因扁其客坐曰聞
過軒又自號魯齋志所願學也為文嚴整雅奥咸有矩

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閒過齋集行於世

張美和
初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國初薦起仕至翰
林編修
從外祖聶先生學不待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即能詩
合程度往師前進士余復卿於襄陽盡得詩禮之傳省
試不利隱居教授益攻苦於書無所不窺参互考訂以
窮其説來學者甚衆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雖

顛沛中讀書授徒如常語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不為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繼以異端異聞其類凡五各為條目折衷以己意去取詳明剖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尚見之稱賞題曰理學類編朱平涵開國臣傳

洪武初薦為本縣教諭七年教成貢入太學銓用者多其弟子十年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教氣貌嚴整將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

不過一二語義理明鬯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為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脩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今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

罕令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公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
宸翰及之
嗣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禮部
二十七年再典禮部會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
深敬禮之無何復名校書翰林力勤雖蠅頭細畫皆出
手筆書成辭歸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
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考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魯魯

曾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洪武初徵聘仕至禮部侍郎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勿遺禮部簡正禮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稍長博極羣書自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何讓古人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别義理容如蠶絲牛毛尤愛吳文正公所述書無論大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

身焉
壬辰寇亂乃集衆衛鄉里椎牛釃酒開陳順逆禍福衆皆驚服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
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厥功最多史成賜金幣仍留編類禮書遷入儀曹易高麗祭常開平不書年號之文癸安南陳叔明篡弒其主日熞之罪甚得大體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

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許前後奉命草詔撰賦
俱稱旨是年考京畿鄉試得疾至冬乞歸而卒年五十
四
公畜德熙和内行淳備嘗三年間葬十餘喪撫存孤姪
甚至輕財仗義喜周人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倒屣迎
之了無倦容當修元史時宋濂實為總裁相知最深共
坐官舍吏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踈傷古道之
寥落又復相視赧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

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葢謂

曾與宋也所著述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

藏於家餘俱未脫稿甞扁其齋曰守約學者稱守約先

生

尤文

字務樸南直無錫人永樂中徵聘不就

宋文簡公袤十世從孫自少博學洽聞傾其同輩弱冠

讀程朱遺書與遂初先生集慨然向慕潛心精究以復

性立命為指歸以持志養氣為途徑謂學者必先於天
理人欲關鍵剖决分明纔有入手處
洪武中舉明經秀才俱不就晚益超邁獨悟天則之妙
奉母隱居致養為樂若將終身焉永樂十七年詔天下
方面官保舉孝廉又詔吏部訪優者取來於是吏部以
馬麟等十五人具奏列公名第二上特遣行人盧玉賚
勅書徵之大吏爭臨門勸駕以母老疾無他子力辭時
麟被徵至京朝見授布政叅政等官其不至者獨公與

梧州吳貞簡鶴貞簡有足疾不至人並高之後尚書胡
濙廵撫周忱等復薦之終不出及卒門人私謚曰恭靖
先生
著語錄二卷閩人陳真晟序之謂議論切實學術純正
與有宋五子書相表裏非後儒可並
孫鼎貞孝先生
字宜鉉江西廬陵人永樂中鄉舉仕至御史
為松江教授以孝弟立教楊文定溥薦為御史督學南

讖一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録録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防檢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何喬遠儒林記

庚午秋試時上北狩邑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効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莅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

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念親老請致仕歸後郡守金陵張瑄疏曰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置起居論思之地名卿大夫過其鄉者必禮於廬考德問業者無虛日

魏驥文靖公

字仲房蕭山人永樂鄉舉仕至南京吏部尚書

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鋤强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

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携茶粥往慰厲
之滿九載考詣闕乞留復任三年名修永樂大典以吏
部尚書師逵薦爲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
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名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
年實授驥爲人好分别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
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贄振方帕而
已居官舍第㩗一蒼頭他日上御便殿名問孰爲吏部

侍郎驥前對上問驥事從容陳奏上慰是之

驥不避振朝士皆弔驥曰驥即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復奚憾明日振果訴上上名問驥曰知爾有罪乎驥曰臣竊禄久罪多矣顧陛下明正臣罪上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前日曾否得罪誰也驥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為罪也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曰臣忝六卿而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曰不畏振耶驥曰臣畏朝廷耳上悅温諭之

上使驥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
年子為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
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贗易之比
歸召工鑒金金則贗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
某官舍人託我為贗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無泄寍
亡金無失驩巳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為人練事
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為第須簡勑舍中雖在至
親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巳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贗

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
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
仕不允陞南吏部尚書己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
畿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卻勿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綱
呼寃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
正為此何得婦人仁者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
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且需之亡何且以
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為天下奈何私

我耶竟致仕去去乗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畯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弟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為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祁昉疏驥有德有

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其年之八月憲宗御奉天門面
命禮部臣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
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来驥有老
妾趣完曰忘父言乎完詣闕辭免上歎曰老臣清儉身
後尚爾遂許辭也驥弱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
信義重鄉居官為良吏典教為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
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為請謚特
謚曰文靖

公殁後邑有病痁者但書蕭山魏某瘧即已

明儒言行録卷一